

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

德伯家的苔丝

[英] 哈代 原著

刘庆邦 缩写

华夏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德伯家的苔丝/(英)哈代(Hardy, T.)著;刘庆邦缩写.
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3.10
(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)
ISBN 7-5080-3271-3

I. 德… II. ①哈… 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
- 近代-缩写本 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8720 号

责任编辑: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
安 慧 友 葵

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世 界 知 识 印 刷 厂 印 刷

730×988 1/32 开本 7.875 印张 138 千字 2 插页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定价:9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作品内容提要

家道衰落的少女苔丝，为了生计，到有钱人家求助，被迫失身。苔丝不贪钱财，不甘凌辱，毅然摆脱富家恶少亚雷的纠缠，靠自己的双手重建生活。在牛奶厂，她和自己所钟爱的青年克莱产生了深深的爱情。但在新婚之夜，善良的苔丝终于向丈夫讲了自己失身的经历，使克莱的心灵受到重创。从此，两人各奔东西，颠沛流离，受尽了人间苦难。亚雷乘人之危，再次占有苔丝，而克莱重新认识到苔丝的价值，匆匆从国外赶回，要与苔丝破镜重圆。无奈之下，苔丝杀死了亚雷，热切投奔克莱。苔丝被判处死刑。

小说高度概括了女人的命运，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和人类性。小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后，一面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，一面受到某些批评家的强烈批评，遂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。

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丛书

精选外国长篇小说名著 24 种，中国当代一流作家执笔，既浓缩了世界文学名著原作的精华，又剔除了一些不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成分，是经典作品理想的现代版本。丛书所选作品均为穿越世纪的文学经典，这些作品在它们所产生的时代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。它们不仅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野，也为广大青少年砥砺意志、陶冶情操、提高修养、塑造性格提供了很好的借鉴。

第一批十种

堂吉诃德	原著[西]塞万提斯	缩写陶正
白 鲸	原著[美]麦尔维尔	缩写陆天明
红与黑	原著[法]司汤达	缩写母国政
斯巴达克斯	原著[意]乔瓦尼奥里	缩写袁和平
笑面人	原著[法]雨果	缩写毕淑敏
傲慢与偏见	原著[英]奥斯丁	缩写赵丽宏
巴黎圣母院	原著[法]雨果	缩写李功达
基度山伯爵	原著[法]大仲马	缩写黄蓓佳
简·爱	原著[英]夏·勃朗特	缩写凌力

包法利夫人

原著[法]福楼拜

缩写朱晓平

第二批十四种

死魂灵 原著[俄]果戈理 缩写肖云儒

名利场 原著[英]萨克雷 缩写范小青

奥勃洛摩夫 原著[俄]冈察洛夫 缩写叶辛

鲁滨孙飘流记 原著[英]笛福 缩写郑万隆

双城记 原著[英]狄更斯 缩写刘登翰

罪与罚 原著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赵长天

安娜·卡列尼娜 原著[俄]托尔斯泰 缩写陈村

娜 娜 原著[法]左拉 缩写陆星儿

卡拉马佐夫兄弟 原著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

缩写孙绍振 王光明

金 钱 原著[法]左拉 缩写毛志成

德伯家的苔丝 原著[英]哈代 缩写刘庆邦

沉 船 原著[印]泰戈尔 缩写肖复兴

牛 虻 原著[英]伏尼契 缩写史铁生

好兵帅克 原著[捷]雅·哈谢克 缩写孙幼军

华夏出版社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
邮编:100028 电话:(010)64663331

欢迎进入 <http://www.hxph.com.cn> 的 BBS 论坛

目 录

作品 内 容 提 要·····	1
1. 处 女·····	1
2. 不再是处女·····	33
3. 重整旗鼓·····	47
4. 后 果·····	82
5. 吃亏的是女人·····	133
6. 回头人·····	176
7. 结 局·····	214

1 处 女

这个山谷叫白鹿苑，又叫布蕾谷，是一片群山环抱的幽静去处。布蕾谷离伦敦虽然不过四个钟头的路程，但都市里那些对乡野风光迷恋和敏感的人，大多不知道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去处。这里的一切几乎还保持着自然造化的原始风貌，奇诡而神秘。从山顶往下看，到处绿濛濛紫微微，树木、草场、庄稼地等，浓浓淡淡，层次繁多，绿得各不相同。狭窄曲折的小径穿插其间，小径拐弯处立着一两棵古老的空心大树，大树的枝丫映在草地间一片明水里。长腿鸟呆在水边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展翅飞走了。它斜着身子，从这片水飞到那片水，总是舍不得离开这风景如画的妙境。

苔丝家所在的马勒村就坐落在这片有山峦为屏障的沃土之上。

马勒村还保留着一些古风，比如在五月一日的五朔节跳舞，就是一种古风的延续。这天下午，她们又兴致勃勃地跳上了。参加跳舞的都是女人，年轻活泼的女孩子占大多数。她们一律穿白色长裙，每个人右手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柳条儿，左手握着一把白花儿，似乎是舞蹈用的道具。她们一般是在一个

相对固定的地方舞。舞之前先游行。起初人不太多，随着欢声笑语的召唤，越来越多的女人加入了游行队伍。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她们，远远望去白花花的一片如满坡跳跃的花朵。

苔丝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。对于她来说，难得有这样快乐的机会。但她的表情不大开朗，甚至有些拘谨。这可能是因为长得比较出色，人们都愿意注视她的缘故。她的身体已发育成熟了，白色衣裙把她掩衬得颇为丰满。可她的一双大眼睛还很天真，透出孩子般的稚气和娇憨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的两片嘴唇，饱满，娇艳，明丽，生动，闪烁着青春的光彩，让人一睹难忘。

队伍走过村街，走过商店门口，向村外的草场进发。这时对面来了一辆马车，赶车的是一位体格硕壮的姑娘，车后坐着搭车而回的苔丝的父亲德北。德北大概又喝多了，他闭着眼，脸色发白，手乱舞着，嘴里含混不清地夸耀他的祖先，说他的祖宗是贵族，是武士，死后装在铅棺里，他家在王陴有一座大坟地……

游行的人看见德北癫狂的样子都忍不住地笑，笑时当然不免看了看苔丝。

苔丝见父亲当众出丑，心里又难过，又替父亲害臊，满脸红通通的。“这没什么，他赶集累了。我们家的马今天休息，所以他搭别人家的马车回来了。”她在自我安慰。

“你还装糊涂哪，苔丝，他明明又喝多了啊，哈哈！”她的伙伴们说。

苔丝嘴唇一撇，像是生气了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要是你们拿他取笑，我一步也不跟你们往前走啦！”说着，眼圈就湿了。

大家见苔丝这样，就没再说什么，继续向绿茵茵的草场行进。到了草场，她们就比赛似地手舞足蹈起来，舞得十分带劲和忘情。年轻的女孩子旋转起来如行云流水，煞是好看。几位两鬓斑白的中年妇女也不甘落伍，在尽情享受生命的快乐。太阳快要落山了，一些结束了劳作的男子和三两个过路人，禁不住聚拢在舞场周围，欣赏这些女人跳舞。

在这些围观的过路人里面，有三个有些身份的青年，他们是三兄弟。老大是牧师打扮，老二是大学生，老三呢，带着无拘无束的神气，还没有留下什么职业的烙印。老大向老三道：“安玎，咱们走吧。”

安玎想留下找个女孩子作伴跳一会儿舞。大哥觉得让安玎跟一帮乡下丫头跳舞有失身份，不许他胡思乱想。

“好吧，我再看一会儿，五分钟一定追上你们。”安玎回答道。

两个哥哥替他拿着行李，先走了。

安玎不失时机地走进舞场，在许多争着要和他跳舞的女孩子中就近找一个女孩子跳起来。他没有和苔丝跳，两个人只是互相瞅了一眼，苔丝就赶紧

把目光躲开了。教堂的钟声响起来时，安琪才恋恋不舍地走了。临走时，他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目送他，一回头，又是那个羞怯的姑娘。苔丝已离开了人群，独自站在旁边，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。安琪心里一动，发现这个嘬嘬嘴唇儿的女孩子太美了，他后悔没请她跳舞，后悔不该没问她的姓名。

那不知名的英俊少年走后，苔丝的情绪有些低落，她又勉强跳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喝醉酒的父亲，就离开了舞场，向村子走去。

她家住的那所草房就在村边。草房有些简陋，一看房子就可知这家人的日子过得不怎么好。苔丝兄弟姐妹六个，她父亲身体不好，一家人张口吃饭的多，干活挣钱的少，每年收的粮食刚刚够糊口，想做一件稍好一点的衣服都没钱。就说苔丝身上穿的这件白裙子吧，虽然已经旧得有些发黄，可苔丝平日是舍不得穿的，只有在过节跳舞的时候才穿一穿。就是这件裙子，她刚才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跳舞，竟把下摆给染绿了，她很懊悔，不知母亲怎样埋怨她呢。裙子是母亲昨天特意为她洗过烫平的。

她进家后，母亲说：“你回来得正好。”她有些兴奋，好像没注意苔丝的裙子，“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听了一定会高兴的。”

苔丝不敢相信会有什么好消息。

“你爹今天在镇上碰见牧师了，牧师喊你爹‘约翰爵士’，牧师说他在考查各家谱系准备编新郡志

的时候，发现咱们家也就是你爹是古老的武士世家德伯氏的嫡派子孙，德伯氏的始祖是那位有名气的武士裴根·德伯爵士。你看看这事儿，咱们家原来是一郡顶富有顶有名望的大户人家……我的小宝贝，这可怎么得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我还以为我爹喝醉了胡说八道呢！”苔丝自然也很兴奋。

“哪能呢，你爹就是为了这个，一高兴，才坐马车回来的。酒吗，可能也喝了点。”

“这消息是不错。妈，你说这事对咱家会有好处吧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不用说别的，这事一传出去，马上就会有一大帮跟咱家一样的贵人坐着大马车拜望咱们。这下咱们家想干什么都不用发愁啦。”

苔丝还是有点将信将疑，问：“我爹呢？他这会儿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到酒店喝酒去了，他想恢复一下力气，提提精神。”她让苔丝在家看着弟弟妹妹，自己出门找丈夫去了。

妈去了半天，没把爹找回来，她自己也没回来。苔丝往门外看去，村里黑乎乎的，几乎家家都熄灭灯进入了梦乡。她不大放心，就让九岁的弟弟亚伯拉罕到露力芬酒店去找。弟弟去了半个钟头仍没结果，她只好自己去了。

原来德北不大能喝酒，几杯酒下肚，就忘乎所

以，不知自己是谁。德北太太昭安在酒店的楼上找到他时，他醉醺醺的，正得意忘形地自吹自擂：“维塞郡这么大，有谁能比咱！你们……都不行……”昭安推推他：“约翰，俺来了，你听我说，我想起一个有钱的老太太，住在围场边上，离纯瑞脊不远，她的姓正是德伯。”

“噢，是吗？”

“那老太太一定是咱们的本家，我打算让苔丝去认本家。”

“对呀，咱们都认本家去！”亚伯拉罕不知从哪个暗影里溜了出来，“等苔丝去了，住在她家的时候，咱们都去看她，那会儿咱们就可以坐她的大马车，就能穿好看的黑衣裳了！”

“你这孩子，什么时候跑来的，我和你爹正商量大事，快到一边玩去。”接着这两口子就商量怎样让苔丝去认本家。

当爹的担心苔丝不一定去。当妈的却很有把握，说：“你放心，都交给俺好啦。”昭安估计，凭着苔丝的漂亮出众，一定能讨老太太喜欢，说不定苔丝还会嫁给阔绰体面的人哪！德北问她怎么知道，她说她查了《命书大全》，给苔丝算了命，命书上说苔丝婚姻大吉大利。

这时苔丝找来了，两口子见苔丝面有愠色，急忙站起，把剩下的酒喝干，随她下楼去了。出门被风一吹，德北就有些东倒西歪。苔丝和母亲一人搀着

他的一只胳膊，架着他往家走。一路上，他又疯疯癫癫地嚷。看见自家的草房很小，他就说他家有一座大坟地。昭安让他安静点，要沉得住气，这样才合身份。苔丝关心的是爹明天一早能不能赶集去卖蜂窝。德北说没问题。

夜里一点半钟的时候，德北太太进了苔丝和她的弟妹们睡觉的屋子，告诉苔丝：“可怜的老头子去不了啦，怎么叫也叫不醒他。”

苔丝坐在床上直发愣。

“一定得有人去呀，你爹上集跟零卖商人说好了，要是不送去，蜂窝就再也卖不掉了，那咱们家可就惨了。”

她向苔丝建议，让苔丝在那些喜欢跟苔丝跳舞的小伙子里找一个，替她去集上送蜂窝。

“不行，俺死了也不能那么办。这事让别人知道了，还不把人羞死吗！”她说弟弟亚伯拉罕要是能和她做伴，她就能去。

母亲说只好这样了。

姐俩儿在黑暗中点起灯笼，上了马棚。那辆摇摇晃晃的小货车已经装好了。苔丝把老马王子牵了出来，它跟那辆老车的摇晃程度差不了多少。老马看看夜色，对这么早就出去干活好像不太情愿。他们把灯笼挂在车右边赶着马往前走。上坡的时候，他们下车在马旁边跟着走，省得衰老的马负载太重。走平路和下坡时，他们才坐在车上。山谷里到处

黑魇魇的，星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。刚出村时，亚伯拉罕对走夜路感到新鲜，还和姐姐说话，走了一会儿，就靠在蜂窝上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识途的老马，在灰白的路上慢慢走。黑夜无边无际，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似的。苔丝觉得在这寂静的夜里想心事是不错的，她强打精神，想仔细想一想这两天的事会给她们家带来什么变化，可越想头绪越乱，简直如一团乱麻。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车突然颠了一下，把她惊醒，原来她也不知不觉睡着了。苔丝跳下车，发现了可怕的事实，一辆早班邮车和她的车相撞了，邮车带尖儿的车辕，像一把刀似地刺进王子的前胸，鲜血从伤口喷涌而出。

苔丝吓坏了，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，竟用手去捂王子喷血的伤口，结果弄得一头一身都是血。王子的血流得大概差不多了，再也坚持不住，扑通倒在地上。

赶邮车的走过来，帮苔丝把死马卸下拖开，埋怨苔丝不遵守交通规则，他说：“这车邮件我得赶快送到地点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让人来帮你。”说罢，跃上了他的马车，飞驰而去。

“这都是俺闹的，都怨俺！”她使劲晃着仍在酣睡的弟弟，“还睡哪，咱们的车走不了啦，王子死啦。”

姐弟俩不知在路边等了多久，一个农人牵着一匹健壮的小马过来了。他受赶邮车的之托，套上马，

把那车蜂窝拉到集上去了。

当晚，王子的惨死使德北一家笼罩着悲哀的气氛。德北没有把王子卖给屠户，掘了一个坑，像埋死人一样郑重地把王子埋了。德北往墓坑里马身上填土时，几个孩子绝望地号啕大哭起来。苔丝没有哭，但她心里比谁都难过。她脸色惨白，好像自己就是杀死王子的凶手。

德北做小贩生意，一向靠老马运输，老马一死，生意就做不成了，一家人眼看就要陷入窘境。苔丝在心里深深地自责，并盘算着怎样帮父母挽救家道。母亲认为这是一个时机，就把让苔丝去认本家的打算说了出来：“有一个很有钱的德伯老太太，和咱们是一个姓，你去见见她，求她帮帮忙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

“去吧，好乖听话，妈就指望你了。那老太太准喜欢你，一喜欢你好事就来了。”

苔丝还是不想去，她嘟嘟囔囔，说要是找点事情干还差不多，要是有非分之想，就太不应该了。

昭安顺水推舟，说那就去找点事情干吧。

第二天一早，苔丝就向围场走去。走过村立小学，她想起读书时的快乐时光，那时她的考试成绩一直是前几名。后来母亲生了那么多孩子，她只好离开学校，帮助家里晒干草，收庄稼，给人搅黄油，挤牛奶，养育弟弟妹妹的担子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她柔嫩的肩上，这回代表德北一家去拜访德伯太太当然

得轮到她，一家人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她不去谁去呢！

来到德伯太太为享乐而建造的那所乡邸，苔丝最先看到的是那所红砖门房，从墙根到房檐满是扑闪着碧绿叶子的藤蔓。苔丝以为这就是邸宅本身呢，小心翼翼地进了角门，才发现里面是深宅大院。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威压，并有些害怕，心跳得厉害，可里面的一切又诱惑着她，促使她继续往里走。走到车路拐弯的地方，她才看见正房，正房是深红色的，非常高贵气派。由房角向后面远远望去，就是面积极大的围场，其实就是猎苑。不用说，这是属于原始时代的英国苑林，像这种古老庄严的苑林存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。

庄园里空旷、宁静，但并不荒芜。占地好几亩的玻璃花房，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百花盛开。在澳洲松和长青树后面，半隐半露的有一溜马棚，里面新式的设备样样俱全。在一片宽阔的绿草地上，支着一架相当华贵的帐篷，帐篷的门正朝苔丝来的方向开着，远看那门有点黑洞洞的。

拥有这片产业的德伯家，实际上并不姓德伯，新近故去的这家的主人司陶老先生，原是北方的一个商人，他发了财后，想远远离开他做买卖的地方，到南方去安家立业，做个乡绅。既然这样，他就得换一个姓，免得人家认出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。他在英国博物馆里查阅居住在那块地方的世族档案，于是就选中了德伯这个很有根底的很不错的姓，从

此这个姓就永远成了他自己和他子孙的姓了。

苔丝和她的父母哪里知道，德伯氏在本郡只有他家才是正宗，拥有这片豪华庄园的德伯太太不过是一个冒牌货。苔丝一家认为一个人的姓氏是与生俱来，还没听说过改变姓氏的事。事情就是这么怪，人世沧桑，正宗的德伯家人反而登门拜访冒名顶替的德伯家来了。

苔丝站在草地边，正不知应继续往前走，还是退回去，这时从帐篷里走出一个青年。青年身材很高，嘴上留了两撇黑胡子，胡子修理得很讲究。尖儿铁钩似的向上翘着，嘴里还叼着烟。他看见苔丝显得有点惊喜，走上前来：“啊，天上掉下来的美人儿，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呀？”他看着小姑娘局促不安的样子，又说，“我就是德伯先生，这座庄园的主人，有什么事只管说。”

苔丝对这位带着粗野傲气的德伯先生有些失望，在她的想象里，德伯先生应该是一位德高望重、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者，应该是德伯家族几百年历史的化身，眼前这位眼神活跃的青年和她的想象相去甚远。可她想抽身已来不及了，就说：“我来看看您的母亲，先生。”

“我母亲是个病人，我怕她不能见你。我叫亚雷，是我们家的独子。你找我母亲有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事。”

“是来玩儿吗？”亚雷又露出几分轻佻。